

被重塑的记忆

□朝颜(市文学院)

桂花的香气弥漫在南方的秋天里,趁着长假,我踏上了阔别多年的返乡路。自从父母搬到市区生活,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回老家看看了。推开车门,远远地眺望,一排排外墙贴着白瓷砖的崭新楼房矗立在乡间,一条弯曲的水泥公路正向远处延伸。我不禁驻足犹疑了:这还是我记忆中茅檐低小、道路泥泞的家乡吗?

瑞金,九堡,麦菜岭,这是烙印在我生命中的地域符号。我一直以为,它的样子已经在我脑海中生根,无论我走得有多远,无论光阴流转了多少年,我都能像熟识母亲的菜谱一样熟识它。但是今天我发现自己太过自信了,面对一幢幢外观大致相同的房屋,我险些迷失了方向。唯有村头那棵巨大的冬青芽树,像迷航中的灯塔一般,安定了我忐忑不安的心。

此刻,人们或出门赶圩,或窝在屋内休闲,少有人站在自家门前,我无以分辨哪一幢楼房是属于我熟悉的哪一个乡亲所有。暴露身份的,是大门上钉着的一块块驻村工作联系牌。我一地念出那些熟悉的名字,一阵源自内心的暖流一遍遍涌上全身。

忽然,我眼前一亮,看到“同飞”这两个字。他,曾经是全村最穷最苦的人,竟然也建起了钢筋水泥的二层半楼房?还记得许多年前,他打光棍到三十多岁才勉强娶了一个半痴半傻的女

人为妻,妻子多年不孕,待到真正怀孕时,没钱问诊,竟然听信巫婆的话,以为是患了肚子肿胀的病,吃了很多土方子的打药。最后是我母亲好心带她去看医生,才保住胎中的孩子。他的儿子到了上学年龄,又交不起学费,当时正好是我的学生,还是我帮他联系了一个部队官兵,一直资助到他小学毕业。我离开家乡到市区工作的时候,他们一家三口还住在祖上分下来的一间土坯房里。生火做饭、吃喝拉撒,所有的日常起居,都在十几平米的逼仄空间里完成。眼前的景象,完全颠覆了我的记忆。

这时候,住在隔壁的招娣奶奶听到动静,从屋子里走了出来。她手搭凉篷,对着我打量了许久,方才认出我来,不由欣喜万分,大声招呼着把我拉进了她家。她今年有九十多岁了,几年前就听说她患了眼疾,什么都瞧不见了,真没想到今天却能认出我来。我惊奇地问:“招娣奶奶,你的眼睛治好了吗?”“对哟对哟,感谢政府的好政策,我去看病做手术是公家出的钱,还是驻村干部帮我联系的哩。”她高兴地竹筒倒豆子一般说。招娣奶奶的几个儿子家境都不好,她生怕连累了他们,就说自己反正没有多少年好活了,一直没让上大医院看眼睛。真没想到,这个结还是让驻村干部给解开了。的确,再好的政策,也得让老百姓知道才行啊。

不一会儿,好几个带着小孩的大妈婶子聚拢来,七嘴八舌地对我说起村子里的变化。我又一次把话题转向同飞一家,桂花婶说:“你不知道吧,同飞的儿子在外面打工,都娶了媳妇回来,还生了儿子呢。”“是呀,前几年,国家有土坯房改造政策,驻村干部来动员,说建楼房政府给补助。现在全村的土坯房都拆了,大家都建了楼房。同飞一家用打工的钱,加上政府补的钱,也做了新屋,再也不用一家人挤一间屋了。要不然哪,他的媳妇还难娶进门呢。”兰英大妈接着说道。望着那一张张荡漾着笑意的脸,我的心中感慨万端。曾几何时,农村人的梦想就是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。”乡村振兴规划的实施,让多少农民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啊。

兰英大妈刚刚说完,口袋里的手机忽然铃声大作。她接通电话,朗声大笑道:“三儿,这么快就要到家啦?”揣好手机,她急急地往外走,来到村村通的公路旁,翘首望着从不远处驶来的一辆小汽车。原来,她的三儿子伟明从福建开着车载着妻儿回家过中秋节了。大家相跟着出去,看着小汽车渐渐驶近。伟明摇下了车窗,一声声起劲地按着喇叭。

记忆被重塑,如新生的秧苗重新生长于心田。那一刻,我仿佛听见了大地内心的欢唱,那是一曲用幸福谱写的乡村奏鸣曲。

人到五十

□舍洲(谢坊)

并不能代表我们这些尚在做题的考生的成绩。那么不妨理想一点,争取活到八十多岁,如此算来也已五中过三;如果尽量地乐观一下,向百岁冲刺,那人生便是刚刚过半,过去的50年就是我们亲制的一把标尺,我们用多少双鞋丈量过它的长度,往后余生也将和它等长。

五十之人,大半的父母或者他们之中的一个仍在,不过不一定是健在,或是在带病带后遗症生存。如果50岁的人不与父母同居一屋,那么他的手机是24小时不能关机的;如果半夜三更更有电话打进来,他们首先想到的,可能就是父母的健康。五十之人,大多也已儿孙绕膝,他们已是家庭里的中流砥柱,子辈青涩,他们知道自己此时已是来不得半点闪失。

人到五十,心中时时牵挂着御寒衣,感到热一时半会也不敢随便脱下来,即便半夜起来小解也急急扯来披上,不然一会儿准要伤风感冒难受好几天。唐诗曰:“灭烛怜光满,披衣觉露滋”。初读此诗,很多人以为这是作者荷尔蒙满满的青年时期所写,你看情人呀,相思呀,佳期呀,满篇情意绵绵的。但是,“披衣觉露滋”暴露了真相。不用考证,张九龄这首诗应该是写于五十开外的老年,到了披着外衣犹感夜露寒凉的年纪。你看年轻人哈,数九寒天尤穿超短裙、露脐装,他们要的是玉树临风、曼妙婀娜,所谓“要风度,不要温度”。他们不觉凉吗?也会,但他们的实力摆在那。偶染风寒?扛几天就过去了,最多是整几片药丸。

但在五十以后,身体的底子逐渐

衰减,又沉沉地扛着生活的担子,知道自己的家庭角色是中流砥柱,不得不向岁月认怂。感冒?很可能就是一场熊熊大火的发端,气管支气管、咽喉、心脑血管的新疾旧患都可能尾随而来。更加恼人的是,这些尾随者如不及时有效地扑灭,很容易转变成顽强的痼疾先生,即所谓缠绵难愈的慢疾。

偏偏各路诸侯见主公大势渐去,纷纷起兵造反。五脏六腑、四肢百骸、神经血管和五官,都蠢蠢欲动,伺机起事。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、高尿酸、高转氨酶胆红素这些富贵病,三四十年前罕见,据说已成经济发展的副效益。只好投靠了镇得住它们的医生。抽血后拿到报告单,那些数据旁边竖起来的箭头,犹如锋利的箭簇直扎内心。由于这些锋芒向上的箭头,饮食的禁忌来了:辛辣、高盐、高脂、动物内脏,甚至难舍难分的烟酒,单子列得越来越长。

然而这些都还不是绝对的禁忌,实在嘴馋时偶尔也僭越戒律清规吃它几口,一时三刻也不见得就要把人放倒,大不了加把药。更要命的是那些立竿见影的罪孽。很多人在人到中年后才有体会:年轻时,油锅里才捞起的煎炸物,红铁锅里刚铲上来的炒干货,一碗碗一把把地吃下去,风平浪静什么事也没有;现在呢,那些东西都过了几夜,火气早已下去,吃几个就喉痛牙痛,满嘴燎泡。早年某某牙膏有个著名的广告:一优雅的老年妇女捂着腮怅怅地说,又上火了一!男士的画外音适时响起,怕火请用某某牙膏。一个“又”字,可谓道尽烦恼与无奈;真可谓:年轻不懂忌口事,懂时已是中年身!



一只鸟儿飞走了(外一首) ——致香央多豆 □京西(西藏)

我知道,我怎么飞也飞不出
你的天空
因为你的爱宽广无垠
我也知道,我怎么飞你依然还在
我的视野
因为我的爱无法熄灭

但,我必须走远
不爱,是为了永远爱
放手,是另一种深沉的牵手

佳期已近
你将成为幸福的新娘
那颗悲苦、固执的灵魂
就让它青藏高原上空飘零

海拔
三九,等到了霜叶
大山,约来了白云
不必点破
云的温柔是如何
轻拂山的胸膛

任风吹,任风吹
云在山腰,云在山顶
云在山南,云在山北
云与山的海拔对齐
山为云的舞动放歌

任风吹,任风吹
红叶烂漫,云解罗裳
36°和37°擦出绮丽的暖冬
暖风习习
白云为大山量出爱的海拔

春日追忆 ——写给永铭的岁月 □宋元浩

我伫立着,遥望着
灵感之鸟惊恐地起飞了
远处的帆影破坏了我的浅层情绪
语言已无法表达我寂寞的心迹

或许,我是悲哀的
我常常忘记自己的归宿
或许,我是幸运的
我找到了灵魂曝光的黄金海岸

为坦然地释放我情感的光晕
用诗的形象组合我生命的金色年轮
我要在痛苦的反思中撑起青春的旗帜
尔后再把斑斓的彩贝献给永铭的岁月

小草,染绿了我的畅想
信仰,回荡我辛勤跋涉的颤音
面对蓝天和大地
我不敢有过多的奢望

每当我想起那踏浪的时日
青春的倒影泛化成早春的记忆
一叶扁舟从相思的港湾漂来
我的心扉已被泪水濡湿……



春去秋来,花开花落,时光匆匆如梭。犹记童稚学语,今已半百白首。

要真正论算起来,我的确切年龄还真有点尴尬。我出生在农历1971年12月,公历这时候已是1972年的元月。偏偏农村是以农历给算虚岁,也就是说就是大年三十出生,一天也给你记上一岁,到第二天就是两岁了;而“公家”的算法,是按照公历计算实岁。这样说来,到公历2021年2月12日,我可以算是51虚岁,也可以说是49实岁。那么折中吧,刚好是50。

人到五十,按照中国大陆男性人口的平均寿命计,已是三中过二。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年之四季,那么人到五十就是处在仲秋的位置;如果比作一日之白天,那么人到五十就是处在下午二点左右的位置。但有人说,这里统计的得数,乃已故者交出的人生答卷,